



舍甫琴柯著

音乐家

項星耀譯

音 乐 家

[俄]舍甫琴柯著

項 星 耀 譯

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

1959

Т. Шевченко
Музыкант. Художник

本書根据 Украинские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ом первы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4 年版本譯出

音 乐 家

原著者 [俄]舍甫琴柯
翻譯者 項 星 耀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旗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开本: 787×1092 耗 1/27 印張: 3 4/27 插頁: 1 字數: 148,000

1959 年 4 月第 1 版

195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4,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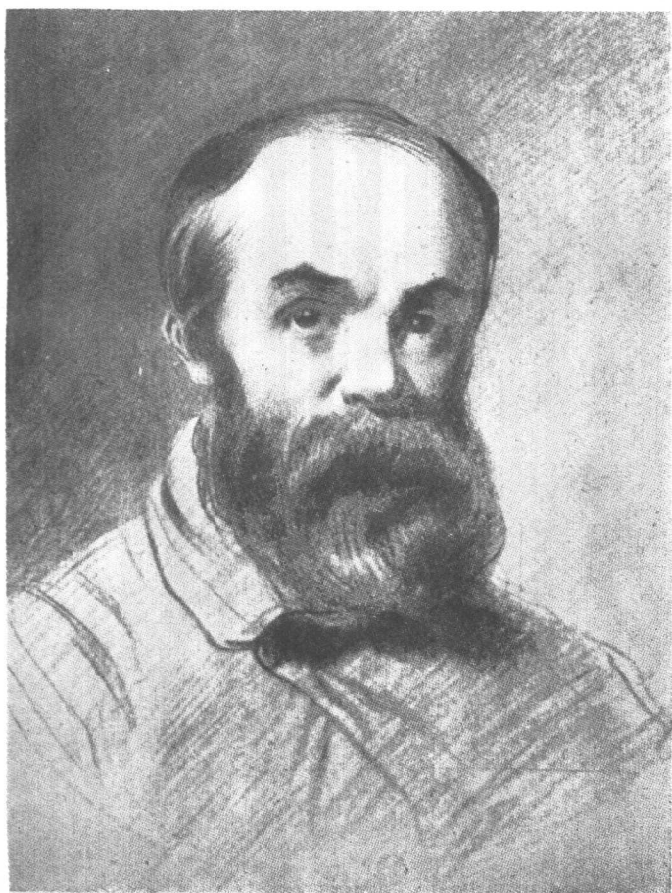
統一書號: 10078·0933

定 价: (八) 0.7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舍甫琴柯的兩篇小說：音樂家和美術家。在音樂家里，作者描寫了農奴音樂家塔拉斯·費陀羅維奇的非凡的才能和善良的性格，可是他的命運却掌握在頑固無知的地主手里，他的生活是悲慘的。通過這個故事，作者向我們說明了農奴制度是扼殺人民的一切才能的劊子手。在美術家里，作者寫的實際上大多是他自己的遭遇。這位美術家也是農奴，他在繪畫方面具有很大的才能，但是農奴制度的桎梏使他的才能不能得到培養，後來多虧一些人道主義者的幫助，替他贖了身，送他到彼得堡的美術學院去學習，終於他成了一位很好的畫家。可是後來由於他的善良忠厚，他仍在社會的庸俗氣氛的包圍下和社會偏見的壓迫下死了。總之，這兩篇小說都以赤裸裸的事實，對農奴制度發出了控訴，帶有鮮明的反農奴制度的特色。它們與舍甫琴柯的詩歌同樣是他文學遺產中寶貴的一部分。

描
他
事，
里，
方
多
习，
的
裸
与



舍甫琴柯

目 次

音乐家	1
美术家	87

音 樂 家

亲爱的讀者，如果您留恋祖国的过去，那么我劝您在路过波
尔塔瓦省普里卢基县的时候，在这城里逗留一天，如果这不是在
秋天，也不是在冬天，那也可以住上两夜，首先，去拜訪一下司祭
长伊里亚·包江斯基神父，其次，跟他，跟伊里亚神父一起，到烏
达依河那边，离普里卢基城大約三俄里的地方，去游覽一下满目
荒涼的古斯狄涅寺院。我可以肯定，您不会后悔。这是真正的
圣克列尔修道院①。这儿一切都有：有又深又寬的河渠，河渠里
曾經瀰滿过靜靜的烏达依的水流，有城堡，城堡上有高聳的石砌
的雉堞、內部的走道和炮眼，有漫无尽头的墓道、或地穴，有深陷
土中的墓石和墓石两旁高大的枯頂的橡树，这些橡树大概还是
寺院的修造人亲手栽植的。总之，一切都有，可以构成一幅充滿
浪漫色彩的图画，当然，是在瓦尔特·司各脫这种人，或者象他
那样的风景描繪家的笔下。至于我……由于我的想象力太貧乏
(坦白說)，我没有这种雄心，而且我承認，我要談的也不是这些
事。只是为了故事的完整，我才用薩莫依洛維奇② 紀念碑的遗迹
来开个头。

您知道吧，我受基輔文献委员会的委托，考察过这些廢墟，
并且——当然是在德高望重的伊里亚神父的帮助下——知道了
这寺院是在1664年，由不幸的將軍薩莫依洛維奇出錢和出力兴
建的。在一所主要的教堂內的牆壁上，有他作为寺院創建人的
画象，便可以証明这点。

我了解了这一切，并且尽自己的能力，画下了大門，也即聖門，和有五个圓頂的彼得和巴威爾教堂，祭堂，以及埋葬着不朽而可敬的公爵尼古拉·格里戈利叶維奇·列普宁⑥的教堂，还有保存下来的大公灶——总之，我尽我所能做完了这一切，第二天便想离开普里卢基，到路布内去觀光，看一看叶列米雅·維希涅茨基—科利布特⑦的虔誠的母亲所修建的寺院了。我已經預备把隨身所带的东西放进箱子，并且派居間人列依巴上驛站去要馬了，可这时我的房东进来了，他对我說：

“您千万別走呀，您看看，街上那熱鬧的样子。”

我向窗外一看——真的，肮脏的街上，正有二輛四座的轎式馬車，几輛四輪彈簧車、篷車和大小不一的輕便轎車，最后，还有一些普通的大車，在緩緩經過。

“这是怎么回事？”我問我的房东。

“这是表示，光荣的普里卢基兵团的团长，一个与瑪捷帕⑧同时的人，他的一位后裔⑨，明天要庆祝命名日了。”

需要說明一下，我的房东是本县的俄国史教师，他喜欢炫耀自己的知識，特別是在我們这些讀書人面前。

“难道这些車馬都是去庆祝命名日的？”

“喝！这还刚开始呢，您瞧吧，到了晚上，城里会挤得水泄不通呢。”

“好极了。只是您那位命名人跟我什么相干呀？”

“有相干！我跟您弄三匹快馬，套上車子，等天一亮，便上季格嘉利⑩去。”

“什么季格嘉利？”

“就是找那位庆祝命名日的人去。”

“可我跟他素不相識呀！”

“那就相識一下吧。”

我考慮了一下。真的，欣賞欣賞鄉間那些即興式的消遣，也是考古家的權利，我又何樂而不為？況且說不定還有意外的收穫呢。就這麼辦吧！於是第二天我們就去登門拜訪了。

起先我們迷了路，這倒不是因為我們出城的時候天還黑魘魘的，而是因為過了烏達依河的土埂，車夫（不愧是我的老鄉！）便放下繮繩，想起心事來了，馬呢，倒不笨，就在通往羅姆內的大道上走着，當然是照老習慣。這樣，我們就來到了伊凡尼佐村；一看見對面有個農夫過來，就問他，往季格嘉利怎么走？

“往季格嘉利？”農夫說。“朝普里盧基去就是了。”

① 英國的一所寺院，以風景美麗著稱。舍甫琴柯所十分推崇的瓦爾特·司各脫時常在自己的作品里寫到它。

② 伊凡·薩莫依洛維奇，1672—1687年間的哥薩克將軍。後因犯罪，被剝奪軍職，流放到西伯利亞，於1690年死在那裡。因此舍甫琴柯稱他“不幸的將軍”。

③ 列普寧公爵（1778—1845）曾任烏克蘭總督，舍甫琴柯與他相識，並尊重他沒有貴族的偏見和同情十二月黨人。他的女兒華爾瓦拉·尼古拉耶芙娜與舍甫琴柯過從甚密。

④ 波蘭的大地主之一，烏克蘭人民的敵人，曾殘酷地鎮壓過烏克蘭農民的起義。他的母親是正教徒，曾於1618年在路布內附近建造過一所修道院。

⑤ 普里盧基兵團的團長是指哥薩克將軍伊格納契·加拉岡。瑪捷帕是1708—1709年彼得大帝與瑞典軍在烏克蘭一帶作戰時，烏克蘭叛軍的領袖。伊格納契·加拉岡也曾隨同瑪捷帕一起，背叛彼得大帝。後因瑞典人失利，他便向彼得請罪，並積極參與了鎮壓查波洛什哥薩克的軍事行動。因此舍甫琴柯認為他是一個卑鄙的人，這裡說“光榮”，是反語。

⑥ 指烏克蘭的大地主彼得·加拉岡。

⑦ 彼得·加拉岡的領地。

“怎么，朝普里卢基去？我們是从普里卢基来的呢。”

“那你們是不必从普里卢基出来的，”农夫毫无表情的回答。

“好吧，要是我們現在不回普里卢基，那往季格嘉利该怎么走呢？呀？”我問。

“这样，离这儿不远有个村子索基陵采，也是那位光荣的团长的后代的。他認得这个村子嗎？”

“老乡，索基陵采你認得嗎？”我問农夫。

“認得！”他回答。

“那么季格嘉利离索基陵采有多远？”

“不远。”

“那好，你就給我們指点一下往索基陵采的路，到了那里，我們再找季格嘉利好了。”

“跟我来吧，”农夫說，便在我們勇敢的三套馬車前面走了起来。

他領着我們，走过了古老的教堂——只有一个圓頂的木房子——和四角形的圓木鐘樓。这鐘樓使我想起了难忘的希特尔伯格①的画复活节糕餅的祓除式，心里不覺很难过。而随着希特尔伯格，又有許多往事涌上了心头。

“走这条路你們就直接可以到索基陵采了！”农夫說，用手指了指在濃綠的麦地中間若有若无、隱隱約約的一条路。

很奇怪，从普里卢基一直到伊凡尼佐，以及我跟农夫談話的

①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希特尔伯格(1818—1845)，舍甫琴柯最接近的朋友之一，彼得堡美术学院的同学，曾一起随俄罗斯著名的画家卡尔·布留洛夫学习繪画。复活节糕餅的祓除式是希特尔伯格的一幅名画，曾获得金牌奖。

时候，我們的車夫总是一声不响，直到現在，在一片幽暗的树林后面，望見了盖着白鉄的圓屋頂，他才說話了：

“那不就是索基陵采！”然后又沉默了。这是我那些老乡性格上共同的特色。他們如果做对了什么，并不会对自己的本領大事夸耀，要是倒霉，把事情弄糟了，那就压根儿不說話了。

在索基陵采，我們打听到了到季格嘉利去的路，于是車子就在綠油油的小麦和黑麦中間悠悠然的走去。

这种旅行，我的朋友好象并不十分欣賞，何况他自以为穿得非常講究（應該說一下，我們是一身跳舞的打扮）。他跟我們的車夫一样，也一声不响，連“那不就是索基陵采！”也沒有說——尘埃和路上其他不如意的事，把他弄得怨气冲天了。我呢，虽然穿的是燕尾服，还有其他裝飾品，可相当定心，而且看到田野一望无际，种着各种谷物和麦子，还挺快活。当然，忧郁也潛入了我的心里，但这是另一种忧郁。我思索，我要問上帝：“主呀，这一片碧綠的田野是为誰播种的呀？”我想把这忧郁的問題告訴我的朋友，但是考虑了一下，終于沒有說。要不是这可惡的問題，这么不知趣的在我的心里产生，那么，沐浴在这一片靜靜蕩漾的嫩綠的海洋里，我会感到无限的幸福。我們越行近舞会，我的忧郁也越重，我几乎想掉轉車头，来一个所謂扫兴而归了。因为望着衣衫襤褸的农夫迎面走来，这舞会对我來說，成了一种沒有人性的娛樂。

不管怎样，我們終於到了目的地。这时已將黄昏。我不想描写祖祖輩輩栽植的大橡树，已經枝叶繁茂，綠蔭如盖，披戴着夕阳的余暉，以及橡林里高聳着的地主家大宅院的望楼和圓頂，不想描写通向屋里的林間走道，或林蔭路，怎样寬闊庄严，也不想描写这个大村子怎样挤滿了車馬仆役。我不想描写，因为就在林

蔭路的入口處，我們遇上了一隊浩浩蕩蕩的男女騎士，把我的興致完全吓走了。但是我的朋友可不胆怯。他一縱身，跳下車子，馬上跟大伙兒致敬，由此看來，他倒是一個相當風趣的人。等那些男騎士女騎士，最後，還有那些跟班或馬夫都過去以後，我也下了車，跟我們的車夫算清了錢。他問：“我在哪裏過夜？”我回答他：“在綠色的橡林里，老鄉！”于是他吹着口哨，向村里去了，我們便沿着美麗的林蔭路，恭恭敬敬朝主人屋裏走去。但是為了使自己的外表多少有點紳士樣子，我們先進了所謂單身客房，它就在正屋旁邊，並不太遠。不過在那裏遇到的紳士，卻很不雅觀。通常，人們在豐盛的飯菜，不顧死活的豪飲之後，就會昏昏欲睡，可這些人卻相反。都是大跳大鬧的，鬼知道在搞些什麼名堂，而且，當然，身上都只穿着衬衣衬褲。總之，不說是下流，至少也是在妄！我的維基爾①不知從哪裏弄來了一盆水和一只小臉盆，我們就在走廊里洗了臉，靠抖衣服的方法，揮掉了燕尾服上的灰塵，便上花園去，希望跟主人拜見一下。

我們的希望沒有落空。我們先進了屋子，走過兩間客廳，便是陽台，陽台上擺滿了富麗堂皇的鮮花；下了陽台，走過一條仔細地鋪了砂土的小徑，穿過一片草地（根據愛國主義精神應該叫它列瓦達②），便到了花園里，使我不無驚奇的是，我們見到的既不是英國式的，也不是法國式的花園，卻是一座普通而自然的橡樹園，或稱橡林。要是在陰暗的老橡樹中間，沒有黃灿灿的小徑若隱若現，我就要完全忘記，我是在地主的花園里，不是在什麼

① 維基爾原是古羅馬的詩人（公元前70—19年），這裏當作向導人的意思，是根據但丁的神曲來的。在神曲里，維基爾曾帶領但丁幻遊地獄和淨界。

② 烏克蘭文，即草坪的意思。

禁止砍伐的橡林里了。我的維基尔把我領到一棵高耸入云、枝叶繁茂的大橡树前面，指給我看树干上一个不大的窟窿，跟扇小窗似的，說道：“您瞧，这窗眼儿！”我望了望，当然什么也沒有看見。“瞧仔細一点！”我仔細的張望，看到了一个圣母象似的東西。果然，这就是伊尔查維茲的圣母象^①（我的維基尔后来这么告訴我），在波尔塔瓦战役后一年，由著名的普里卢基兵团的团长嵌装在这棵橡树里的。

我听他解說这件历史事实，沒有注意，我們又走到了一块草坪上，就在那里見到了男主人和女主人，由一群諂笑的宾客簇拥着。

我的維基尔虽然在县里是一位教書先生，却相当机灵，在主人主妇面前百般奉承，同时主人也关怀的向他伸出左手的食指来，食指上戴着一只貴重的宝石戒指。我的維基尔奴顏婢膝的，用两只手拉住他的手指，向他介紹，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一位讀書人。于是輪到我來敬禮了，應該說实話，我的敬禮很象讀書人，就是說，很象一头熊。这以后，这群客人里便增加了两位成員。

我不想來描繪男主人和女主人，因為在我們謁見的时候，院

① 伊尔查維茲是普里卢基附近的一个村子。前面的注中已經提到，在瑞典軍隊侵入烏克蘭，与彼得大帝作战的时候，以哥薩克为首的許多哥薩克將軍背叛了彼得，投降瑞典軍。但后来瑞典軍失利，他們便逃到了克里木去，而克里木的汗王不准哥薩克人建立自己的神庙，因此他們只能对着小小的圣母象，偷偷祈禱。后来波尔塔瓦一戰（1709年）瑞典軍大敗，哥薩克將軍們也紛紛反正，回轉烏克蘭。普里卢基兵团团长便把自己帶回来的圣母象嵌在伊尔查維茲的一棵橡樹里。这是民間的傳說，舍甫琴科曾據以写成伊尔查維茲一詩，專門記叙此事。

子里几乎黑了，因此看不清细节。可一幅画，不管整个来说怎样美好，要是画家忽略了细节，那这画至多是张草图，真正的内行和爱画的人见了，只会摇摇头，叹一口气，从这儿走开，去欣赏札良科①的肖像画，赞美画在官服钮扣上的那些纤毫不差的纹章。

为了免得内行和喜欢完整的画的人摇头叹息，我只写第一个印象，照心理学家说来，这是性格上最主要的特征的表现。

女主人给我的第一个印象非常甜蜜，男主人却相反。也许，那只左手的食指，这么亲切的伸给我的朋友的，就是我这不愉快印象的来源。那群客人喜气洋洋的，慢慢向屋子走去，屋里已经灯烛辉煌，可是阳台上，在富丽的鲜花和檸檬树中间，各种颜色的灯笼刚刚才挂起来。

主人夫妇刚跨上阳台，农奴乐队便奏起了威廉·退尔②里著名的进行曲。进行曲之后没有停顿，便是波洛涅兹曲③，于是舞会庄严肃穆的开始了。

有一位博学之士，大概是包杰男爵④吧，从德黑兰到潘悉波利斯⑤废墟去游览，对旅途上的一切，都相当详细的作了记录；

① 谢尔登·康斯坦丁诺维奇·札良科 (1818—1870)，俄罗斯的肖像画家，是俄国十九世纪初的伟大画家阿历克塞·彼得罗维奇·谢尔盖耶夫的学生和他的传统的继承者。但是札良科的肖像画过于注重形式上的逼真，而舍甫琴柯认为肖像画首先应该表现人的内心面貌，至于纹章和其他这一类的细节，是否画得纤毫不差，那是次要的，因为绘画不是照相。所以舍甫琴柯在这里对札良科的赞美是反讽。

② 指意大利作曲家乔其诺·罗西尼 (1792—1868) 的歌剧威廉·退尔。

③ 波兰的一种庄严的古代舞曲。

④ 指当时俄国驻波斯使馆的一位秘书，他曾写有旅途笔记一书。

⑤ 古代波斯王国的京城，于公元前331年为马其顿王阿历山大所毁灭。

可是到了馬尔达希特盆地，見到雄偉的潘悉波利斯廢墟以後，却說道：“這著名的古迹已經有許多旅行家描寫過了，我在這裡完全沒有事了。”我看到外省的舞會時，也可以這麼說，雖然我的旅行，目的不在描寫外省的舞會，也不象從德黑蘭到潘悉波利斯廢墟那樣，有那麼多的困難，而且應該老實說，這比較也比得很不自然。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吧。

我們今天的文藝作品，不管您拿起哪一本來讀，那裡面要沒有描寫首都的舞會，便一定有外省的舞會，而且，對服飾、舉止或者姿態，甚至面貌，总要添油加醬的渲染，仿佛大自然賦予了外省的紳士淑女特殊的外形。這真是胡扯！外形還是那些外形，紳士淑女也還是那些紳士淑女，如果他們中間也有什麼差別，那只是外省的紳士淑女比首都的馴良一些罷了，可是據我所知，這正是那些描寫外省舞會的人還沒有注意到的。

因此，上自希望號巡洋艦①上的舞會，下至給綏索拉河口的小伙子們弄得不大象樣的德國式俄國宴會，凡是舞會，都有人描寫過了。

而我對外省的舞會，也可以大膽的說，完全沒有我的事了，除了欣賞欣賞外省美人鮮艷健康的容貌以外。

在這舞會上，只有一件事使我大惑不解，這便是連一件制服也看不到，雖然普里盧基縣里駐扎着一營步兵。我想不出這原因，便去找我的維基爾。

這時，我的維基爾正在用非常標準的步子，大跳卡德里爾舞②。我忍耐着，等他跳完最後一個舞式；同時用各種假設解答

① 指俄國小說家馬爾林斯基（1797—1887）的小說希望號巡洋艦。

② 由男女四人組成二對，互相對列的一種鄉間舞蹈，包含六個舞式。

自己的問題。我想：“也許，他們太那個吧？可是不，这种事大多是驃騎兵，總之是騎兵干的，可他們是步兵，而且還有專家的邊飾^①。不，原因不在這兒！”

這時卡德里爾舞結束了，我的維基爾一臉汗水，向我走來。

“呀！跳得真不象樣！”他一邊說，一邊擦汗。

“沒什麼，很好，”我心不在焉的回答。又几乎是耳語似的對他說：“我問您，為什麼這舞會上沒有軍人呢？”

“他們呀，幾乎到處都不受歡迎，特別是在我們的安菲特利昂^②這種人的家里。”

“奇怪！”我想，想過以後又問：

“那小姐們沒什麼嗎？”

“沒什麼。”

“真的一點也沒什麼嗎？”

“真的一點也沒什麼。”

這時候，華爾茲樂聲響了，我的老師又跟一位肉感的黑姑娘跳了起來。我就在男看客和女看客中間，也就是擁在大開的門口看熱鬧的男女仆役中間擠出去，走到陽台上，心里想着：

我們的進步一日千里。

舞會上安排了最豐盛的晚餐，酒不是一口口，也不是一杯杯的喝，是真正在把各種牌子的香檳望地上倒。這種豪華簡直使我心驚胆戰。

① 軍隊中特種部队的軍官，領章上有一種特殊的邊飾，加以區別。

② 希臘神話中的西伯斯王。這是作“好客的主人”解釋。